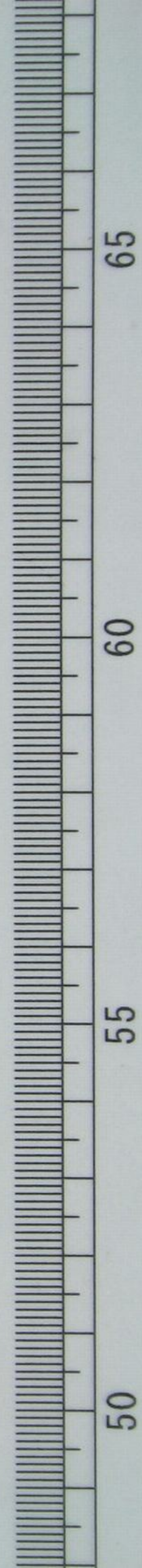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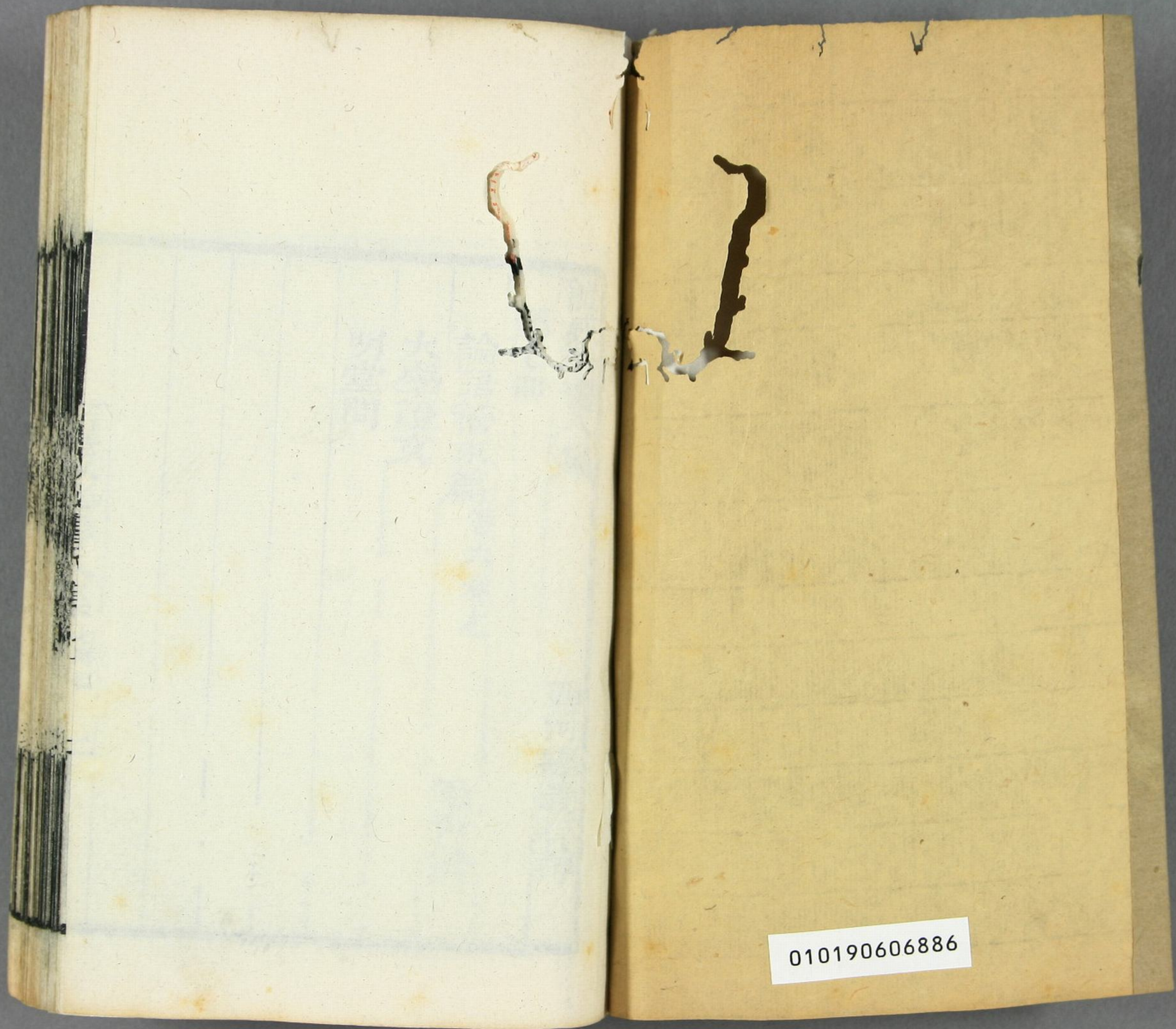


8-7

津田文庫
文庫 1
1521
60





010190606886

龍威秘書八集

第七冊

論語稽求篇 卷六卷七

大學證文

明堂問

西河經義存醇

毛奇齡

龍威秘書八集 第七冊 目

一

西河合集

丁巳文庫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稿

遠公驥聯較
遠宗姬漢較

論語稽求篇六

冉子退朝章 集註有正名分抑季氏六字既以私朝為僭
妄而又以為大夫議政但當與同列議公朝不當
與家臣議私室故佯為不知而駕言其事說似可
信然國語有云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
事于內朝此言天子諸侯有內外朝也其所以分

論語稽求篇六



內外者以外議民政內議國典神事者祭祀之事
即典禮也又云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
于內朝此言卿大夫家有內外朝也其所以分內
外者外朝與私臣議公家之政事故曰業官職內
朝與家臣議私家之政事故曰庀家政公交文信
康子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則是季氏本有朝
焉內朝子將業君之官職則季氏本有朝
者則祇得詣私朝而與之議政議事謂私家不當
有朝謂議國政者當在公朝不當在私室俱謬矣

然則夫子何譏焉曰譏其議事之久也蓋朝不可
晏朝見曰朝夕見曰夕又周禮大宗伯註朝猶朝
也欲其朝之早也朝而晏則議事久矣久則多事
矣故冉子推以政而夫子直指之曰其事也若果
政則吾亦國老猶將暫聞暫聞之不得而議之若
是之久乎此明白正大之語並非寓言先仲氏云
私議謂不議于大夫之外朝祇議私室則不可
耳若諸侯公朝則中子陪臣焉得人而議事乎
凡朝無晏退之禮晏則必問國語范文子暮退于
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子問正同並無正名分意

公事曰政私事曰事原有分別何晏謂政事通言
但隨事大小而異其名非是左傳昭二十五年為
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預曰在君為政在臣
為事又北魏帝問高閭論語稱冉子退朝曰有政
子曰其事也何者為政何者為事對曰政者上之
所行事者下之所綜也

左傳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
曰貽不識也三問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
子之不言也此即與聞之証

西問盧東元曰春秋有二子西其一鄭子駟之子公
孫夏子產之同宗兄弟也其一楚公子申則楚昭
王之庶兄也或以子西與子產連問且與上為
命節迪記則必是鄭之子西可知而先仲氏亦嘗
曰或人方物當不出齊晉鄭衛之鄉荆楚曠遠焉
得連類况其人皆在定哀以前風徽未沫可論
嗚楚申後夫子而死安能及之其說甚確但子猶
有進者古凡論人必有倫物齊稱管晏衛道固能
不嫌並名當襄之十年鄭盜五族故殺于西子產

之父子西宮子西不做而出先臨尸而後追盜臣
妾多逃器物盡喪子產置門庀司蓋藏守備倉卒
成列然後臨尸追盜而渠魁授首賊衆死亡當時
原以此定二子之優劣其後二子先後聽政並持
國事如襄之二十五年鄭公孫帥師伐陳卽子西
也時子產獻捷于晉晉詰之賴子產辭命得解其
年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鄭人陳非文辭
不爲功美了產也明年鄭使子西如晉聘二十七
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西子產並從子西賦黍

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二十九年鄭大夫盟于伯
有氏裨諶曰政將歸子產天又除之魯伯有愧子
西卽世將焉避之次年子產遂根鄭是子西子產
本係兄弟而又往往以同事而並見優劣且相繼
聽政其兩人行事齊魯間人熟聞之故連問如此
若楚亦有兩子西一鬪宣申在僖文間謀弑伏誅
一公子申時未死安得與子產管仲連類及之
桓公九合是九數與下章一匡天下一數作對如
合諸侯呂覽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王逸註楚詞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兩作對語。可驗。蓋九數有核實者。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云。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櫟。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邱。凡十一會。正義曰。祇稱九者。不取北杏及陽穀。故減二也。若管子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國語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皆合九數。其曰不以兵車者。言不純乎以兵車也。此別

與前九會之說稍有同異。然亦可參較者。若據左傳。僖二十六年。齊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曰。桓公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則九與糾字果是相通。然此是九通糾。非糾通九也。惟九是正字。故屈平天問亦曰。齊桓九會。卒然身殺。而朱子註天問亦據展喜一語。而謂是糾字之通。則以誤據左氏一字。而欲遍改諸書中之九字。不亦惑乎。况九會可通糾會。便不通以下。無諸侯字也。陳氏經典稽疑引左氏別文為証。如襄十一年。晉悼公以鄭樂之

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戎狄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昭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以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五合大夫則是左氏所記凡指計盟會無非數目豈有桓公九會歷見羣書而反謂九是通字糾是正字者大凡宋人註書非無引據然往往據一廢百且必廢其正說而據其旁說即以通字類推之如佳本讀家正讀也其偶然押入灰韻者旁讀也乃反單立皆韻剛去家韻遂致兩宋至今有佳^皆人而無佳^家人其註釋諸經

全是此法不可不察也

桓公殺公子糾章

子糾小白皆齊僖之子齊襄之弟然子糾

兄也小白弟也春秋傳書齊小白入于齊公羊曰篡穀梁曰不讓皆以糾兄白弟之故故經又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而公羊曰子糾貴宜為君者也穀梁以為病魯不能庇糾而存之皆以兄弟次第為言故荀卿有云桓公殺兄以反國又曰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史記亦云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杜元凱作左傳註亦曰小白僖公庶子公子糾小白庶

兄卽管仲自爲書其所著大匡篇首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鮑叔傳小白辭疾不出以爲棄我蓋以小白幼而賤鮑叔不欲爲傅故也觀此則糾兄白弟明矣而程朱二子獨云桓公兄子糾弟桓公宜立子糾不宜立一以輕召忽之死一以減管仲之罪一以定唐太宗及王魏二臣殺兄事讎之案而求其所據皆因誤讀漢薄昭上淮南王長一書中有齊桓殺弟以返國語遂引之作據而不知薄昭此語因有忌諱以漢文是兄淮

南王長是弟不敢斥言殺兄故改兄作弟此見之漢書與淮南本傳韋昭之註明明白白而故誤襲之以顛倒古人之兄弟何其誣也况欲以此誣後世也

管仲鮑叔各傳一子因各奉出奔以避內難未嘗爲君臣也此與唐王珪魏徵不能死建成之難而事太宗正同故尹氏曰高祖在上命出一人太子藩王皆其臣也王魏受高祖之命而爲東宮臣僚此非臣事高祖之比今若不以高祖爲共主而各

欲死于所事其或未亂之前高祖遷王魏于秦府則戰鬪之際二人將何從乎此言最當據此則二公子之傅受命在君命傅二子未嘗命事二主也先入爲君何讎之有若夫荀息之死春秋嘉之則又與忽異奚齊卓子獻公立爲儲以屬荀息者也况獻公死二子已相繼爲君則里克爲弑而荀息爲殉齊則僖未嘗以糾爲儲也襄雖死糾未嘗繼爲君也未爲儲且未繼爲君何殉之有

說苑子路問于孔子曰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而

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于天下矣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于溝瀆之中不死則功復用于天下夫何爲死之哉此則專論才具特尙時用與夫子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語正是一意蓋夫子未嘗薄事功也若應劭駁尹次史玉殺人當死而兄母求代自縊議贊次玉以爲刑罰不中因引經云昔召忽親死于糾之難而孔子曰經于溝瀆人莫之知晁

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
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
義勇顧無慮耳此借召忽事以証徒死雖非正說
然死而無益與徒死同此事君致身所以尙云末
學也後儒但薄事功不度時勢而于大義所在則
單辨兄弟以較是非夫人各爲其主耳事兄可死
事弟不可死則凡爲弟者懼矣此不特引据不確
卽其論亦甚不當乃欲以此定召忽之罪豈非冤
乎

陳成子弑
簡公章孔子請討事見左傳陳恒弑其君壬子舒
州孔子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
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
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
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
不言魯史記當時在朝問對與魯論所載相爲表
裏第魯爲齊弱一段論語無之者朝堂謔算私記
所略也之三子告一段魯史無之者退有後言史
官未聞也其兩相得體如此若夫子所云民之不

與暨以衆加半諸語則正答魯爲齊弱一問有解
君之疑振君之怯忻君之利誘君之瞻顧而予以
可恃一舉而數善備者此正大聖人經術不迂濶
處而儒者以爲不正名義徒論勝負非聖人之言
則必彊敵壓境危亡呼吸而儒臣進策尙曰修文
德舞干羽然後可也夫君臣主客自有膈膜在哀
公強弱一問較計彼此此不必盡庸君退諉之言
設使果欲興師則此時慎重量已量敵正非易事
必以三綱大義拒之則不惟理勢難辨且于子之

伐之一問告東指西不相當矣人縱不諂君亦何
可使問答不當如此

使伯玉

集註引莊周之言謂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

十九年之非又曰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以此爲寡
過之証按伯玉見于春秋在襄十四年衛孫林父
甯殖將逐君問于蘧伯玉伯玉不對而出則此時
已爲大夫且爲逆臣所敬憚如此此必在強仕之
年可知矣乃後此九年而夫子始生又六十餘年
當定公十四年夫子去魯之後再三適衛始主伯

王家則此時伯玉已百年餘矣以百年兢業未能寡過之人而引六十而化以為証荒唐之言何足據也且化亦非寡過也即化亦何易也蔡邕釋誨云遽瑗保生此長年之証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舊本以此與上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合作一章惟夫子既言位分之嚴故曾子引夫子贊易之詞以為証此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正同其不著子曰者以彼有太宰子貢諸語故加子云以別之此不必也自後儒分作兩章則曾子突

引此詞無謂且此原係艮卦象詞不加象曰子曰則襲他人語為已語又無其事因有據宋儒范謬昌說以為象象文言皆非夫子所作謬矣夫子作十翼大象者十翼之一耳

思不出位係艮卦象詞世疑象詞多以字或古原有此語而夫子引以作象詞曾子又引以証不在其位之語故不著象曰子曰二字亦未可知先仲氏曰文言體仁足以長人即春秋穆姜筮東宮語論語依于仁游于藝即少儀依于德游于藝語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即春秋白季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語

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耻其言而過其行非耻言也耻言之過乎行也若耻過對待則言何足耻行何必過且從來無以謹言為耻其言篤行為過其行者按雜記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耻之表記使民有所勸勉愧耻以行其言又曰君子耻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又曰耻名之浮于行也皆以耻字屬行言即論語亦有云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

逮也史記家語子貢見原憲慚而不懌終身耻其言之過也皆耻言過耻行不及歷歷可據何獨于此而殊之

作者七人矣

舊以此與賢者避世四句合作一章信此則程子以作者之謂聖強以羲軒及堯舜七人實之為非是矣黃瓊上災異疏有云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耄耄有作者七人之論後漢逸民傳亦云絕塵不反同夫作者

子問公叔文子集註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此襲集解

引孔安國註而致誤者考春秋衛大夫並無此名
惟左傳文三年秦伯伐晉有秦大夫公孫枝曾薦
孟明左氏稱其為子桑之忠者子桑即枝字也若
公叔文子則傳稱公叔發並不名枝及後見禮註
引世本有曰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一
名發始知枝即拔之誤枝與拔字形相近拔又即
發之誤拔與發字聲又相近也朱氏集註極自用
至于前人遺誤處則直受不辭以致舉世夢夢康
熙丙子舉浙江鄉試出公叔文子之臣大夫選題

中式士子皆公然稱公孫枝主司上下彼我冬烘
然且歷引檀弓衛國多難夫子以死衛寡人并諡
貞子一事行于文問按文子無此事此係衛公子
荆論語所稱善居室者實親身為之而世多不曉
左傳靈公避齊盜之難其驅車過齊氏時華寅與
公子南楚以身蔽靈公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南
楚即荆字則以死衛衛君者華寅公子荆也若其
諡貞則以北宮喜與齊氏同起作亂而喜能反正
埃殺齊氏故于其死時諡曰貞子是時文子不與

難且安得有諡貞子事

之知及章

盧東元曰此為有天下國家者言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皆此意也下文蒞之不莊動之不以禮皆有位者之事文理接貫不可移易若曰言理則理乃貴賤所同有也而臨民動民豈賤者所有事哉其言甚辨百朱註誤解仁守致作易本義引陸德明釋文晁以道偽古易說將夫子繫詞傳何以守位曰仁仁字改作人字夫顯諸仁藏諸用夫子之

原文也漢書食貨志曰守位以仁蔡邕釋誨曰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古之引經者未嘗之也自此一誤解一改經致夫子易傳論語兩下反覆諄諄有位之意皆滅沫矣惜哉

徐仲山嘗謂及之守之以下六之字皆指民言果爾則守位者亦守此有民之位耳蓋知皮謂是及民然及家及國及天下亦無不可總是指有位者言即得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又名性稿

李成輅宏載較
陸 雷文端較

論語稽求篇七

祿之去公室章祿去公室卽是政逮大夫未有去彼不之此
而中立者然而一是五世一是四世若是其不齊
何也曰去公室從公室數則公適五世逮大夫從
大夫數則大夫適四世不相左也然而其五世何
也曰宣成襄昭定也何以知宣成襄昭定按春秋

昭二十三年叔孫舍如宋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
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至三十二年公
薨乾侯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于魯受費
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
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政在季
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是兩人所言皆春秋當年指
定世數非後人所得而逆計者然而一曰四公一
又曰四公上自文薨以後而下及昭終之年宣成
襄昭誦指四世其不云五世者樂祁與子墨言此

在昭公時子所言在定公時多一世也其上不及
文者以指定昭公曰於此君則等而上之四不及
文猶之等而下之四亦不及定也故史記魯世家
云文公卒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強而
漢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
則于此祿去政逮十字鑿定是文公以後爲宣成
襄昭定五世卽康成註論語亦曰自宣至定爲五
世而集註遵之今經典稽疑翻謂以文宣成襄昭
五公爲斷而截去定公則于樂祁子墨二公所定

言言利刃解卷一
世數皆不合矣。其四世何也？曰文武平桓也。何以知文武平桓樂祁不云乎？政在季氏三世矣。謂文武平也。子墨不云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謂季之執政自文子始也。其不及桓者，以昭公時未有桓也。舊註引孔安國說，以文武悼平為四世，則多悼而少桓。朱註以武悼平桓為四世，則知有桓而又多悼而少文。兩皆失之。蓋武子之卒在昭之七年，是時悼子先武卒而平子于是年即代武立。悼子未嘗為卿也。未嘗為卿則政不逮矣。故政逮四世。

斷自文始而桓止不及悼子，此無可疑者。盧東元荷亭辨論極知新舊二註俱各有誤，然欲解此四世為公之四世為成襄昭定，則欲去宣公以應四數而不知祿去政逮不分兩時。且于上一章自諸侯出十世必失，自大夫出五世必失，就諸侯大夫而分較其世數者，相矛盾矣。或曰漢五行志又云季氏崩于釐公而大于成公，則成襄昭定恰是四世，但此當數大夫不當數公室耳。

齊景公有馬于朝，民無德而稱焉。舊本原是德字並無別本。

魯論并古論齊論作得字者即註疏本可考也惟
泰伯篇民無得而稱是得字今程子欲加誠不以
富亦祇以異八字于此章之首而安定胡氏又欲
加八字于其斯之謂與之句之上遂改德字為得
字則何可矣按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公雖有
馬千駟及其死而無德可稱夷齊雖窮餓而到今
稱之其稱何謂豈非其德之謂與夫子嘗曰稱其
德也王肅註此云此所謂以德為稱蓋謂即稱也
斯即德也註解甚明自宋儒改作得字而近代刻

本則仍改德字遂難分辨惟邢氏東書堂藏書有
宋板集註本是得字且註于此句並不註及若全
不知此章有德字者此何意也况誠不以富似于
千駟有合若亦祇以異句仍是費解豈夷齊是異
與抑異于齊景公與

吾豈匏瓜節

天下無植物而能飲能食者匏即瓠也然而
瓠甘而匏苦埤雅云匏苦瓠甘甘可食苦不可食
故匏之為物但可繫之以渡水而不足食者國語
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供濟而已而衛詩匏有苦

葉濟有深涉則并以匏小不能供濟為言蓋植物以可食為有用俗譏無用往往以瓠瓜目之為不可食也故韋昭註亦曰不材不可食也或曰匏瓜多懸繫而生故王粲登樓賦有云懼匏瓜之空懸畏井渫之不食其所云空懸不必定繫以渡水然其解不可食則總是一意不知集註何所見而誤襲人說且牢不可破如此

虞仲舊註不明註為何人集註以為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此似有誤據史記太伯仲雍皆太王之

子王季之兄也以避季歷故同奔荆蠻太伯自立為吳太伯而太伯無子仲雍繼立即為吳仲雍三傳至周章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兄弟而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又封周章之弟虞仲于虞而漢書志亦云武王克殷後因封周章弟中于河北之虞中仲古通字猶仲春稱中春仲子稱中子也則虞仲初本名仲而以其封虞始名虞仲蓋周章之弟仲雍之曾孫也左傳哀七年子服景伯稱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但稱仲雍並不稱虞仲惟

億五年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此追原
虞仲封國所始以為此虞之封國實惟太王之昭
故也其所指虞仲即仲雍之孫不指仲雍然而亦
曰太王之昭者此猶魯公封于魯周公未嘗封魯
也漢食貨志周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
為魯侯以為周公羊傳曰然則周公之魯
乎曰不之魯也又周公留周為周公伯禽封
魯為魯公故論語周公謂魯公稱名不同而左
傳曰魯衛毛聃文之昭也正同魯公始封魯而可
曰文昭則虞仲始封咸而可曰太王之昭此以封
國言不以人言故傳之上文明云周公監二代之

不咸大封同姓以翼我周室而遂曰魯衛毛聃云
云若魯指周公豈周公又封周公乎此極明白者
自班孟堅誤解太王之昭一語遂于地理志太伯
仲雍之荆蠻下引論語泰伯至德及虞仲夷逸以
為虞仲即仲雍而後之作系譜者註左傳者直註
曰仲雍一名虞仲則豈有繼君勾吳自有國號稱
吳仲雍者而反名虞仲則豈有未封虞之前預知
後之必封虞或不知封虞而暗合之名之曰虞仲
此皆不通之至者也若曰虞仲不隱居則焉知未

克商以前武王未物色時仲且流落荆吳作隱居
逸民者而以臆斷之謬矣要之左傳史記去古未
遠至班史稍後矣且班氏此志明屬偶錯觀其作
古今人表明載兩人武王未克商前有中雍即仲
雍既克商後有虞中即虞仲兩人兩名前後歷歷
乃以偶不簡點之故自至矛盾而後之沿誤者竟
相仍而不之察其謂之何

太師摯
適齊章太師摯諸樂官是殷紂時人舊引漢書禮樂
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

以悅婦人樂官師摯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
入河海顏師古註以為即論語所記太師摯之屬
是也但志文此段實本尚書太誓文史記乃作太
誓告于衆庶即載此文而漢志亦云此書序之言
則此明係尚書與書序之可據者故董仲舒對策
亦云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奔走逃
亡入于河海而古今人表則以摯干繚缺等八人
列于伯夷叔齊之下文王之上則明是殷紂時人
而世多不解祇以適齊適蔡皆周時國名或用致

疑殊不知尚書書序祇言諸侯原不指定何地而作魯論者始以今地實詮之師古所云追繫其地是也況齊蔡諸地本是舊名在商時已有之周但因其地而封國焉耳故周成王封熊繹于楚蠻孝王封非子爲附庸而邑之秦皆先名其地而後封之者况蔡爲包犧著蔡之地因以名蔡國語文王諷于蔡原註蔡公殷臣而樂記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又曰齊者三代之遺聲也則齊在夏殷已先有之又况太公封齊有旅人謂齊地營邱難得

易失太公遂急行而于是果有萊侯之爭則強齊之名著在周前又况河亦古地夏書有因民弗忍距于河國語有武丁自河徂亳語後儒少見多怪而師古諸註又不能晰遂致以尚書古經置若罔聞反杜撰爲夫子正樂樂官奔散之說夫夫子正樂但係私定未聞改正于朝廟樂官何從知之且春秋時事係左耶明曰擊所記雖纖毫必載豈有如此大事而不一書再書者何賢賢也
太師摯摯字是疵字其又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

此師擊。又是一人。雖關雎為周南之詩。正在紂與文王之時。然此是魯人與人表所記。不同。考周本紀。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疵與彊。即擊與陽。兩音相近之名。雖書微子篇。亦有太師少師。是公孤名。太師箕子。少師比干。然此上文已有殺王子比干。因箕子語。則接云太師少師。是樂官非箕比也。觀殷本紀。亦云剖比干。因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樂器奔周。是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肴。謂樂三奏也。大食

朔望食也。又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哺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此雖是周制。然王者等殺。或不相遠。此有四飯。非魯侯可知。

周有八士節

集註或曰成王時人。此本鄭康成說。或曰宣

王時人。此本馬融。劉向說。然總無考據。惟晉語。晉臣謂晉文曰。文王即位。詢于八虞。賈氏註。周八士皆在虞。官引論語十六字為証。此庶外傳之有徵者。若逸周書武王克商。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南宮伯适。遷九鼎。三巫則二名。偶同。然亦未見有

兄弟八人。即君奭、五臣、馬融註：十亂俱有。适名然。餘無他見。如謂八虞，即南宮氏子。則适非虞官。且皆語胥。臣于詢。八虞下。又曰：度于閔。天而謀于南宮。則在八虞外。别有南宮氏。難強同矣。况八虞八士有名無氏。每多此等。至于一母四

乳。則見于董仲舒。春秋繁露有云：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之所以與周也。此或當時去古未遠。師承有據之言。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知命。即易傳樂天。知命。夫子知天命之

命。若吉凶禍福。則聽之而已。何必知之。宋人講學。耻言禍福。而獨于此節。反以知天命爲非。此何說。與陳晦伯作稽疑。引韓詩及董仲舒對策爲解。此真漢儒有師承之言。韓詩外傳云：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董仲舒策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貴于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

言言和才名卷七
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

山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又名姓稿

張希良石虹較
傳光遇時嘉較

大學證文一

大學無古文今文之殊其所傳文亦無石經本註疏本之異自西漢傳禮記四十九篇中有大學中庸二書竝著為經而其時復有以大中二書并論語孟子稱小經者析二書于記為之單行因別有大學中庸之目歷漢晉隋唐以及于宋本有變也河南二程氏

竝讀大學疑其引經處參錯不一思否為移易實未嘗分經別傳指為誰作且變置其文而加以增補而朱氏元晦乃復為之割之惜之遷徒顛倒確然指定為孰經孰傳孰言孰意孰衍當去孰闕當補而且推本師承以為皆程子之所為一則曰程子所定再則曰竊取程子夫程子則焉能不受哉獨是改本雖存猶屬私藏不過如二程所改之僅存于二程全書之中不必強世之皆為遵之而元明兩代則直主朱子改本而用以取士且復勒之令甲敕使共遵一如漢

代今學之所為設科射策勸以利祿者而于是朱子有大學五經無大學矣考漢代立學原分古今古學校文今學取士古學無異同今學可出入而明則取士從同校文從異故科目士子竝不知朱本之外別有舊本而一二學古者則又更起而施易之或以彼易此或以此易彼爾非我是競相牴牾而沿習既人忽有偽造為古本獻之朝廷以為石經舊文所當頒學宮而定科目者夫祇一改經而相沿禍烈至于如此此不可不為之辨也夫漢魏石經原有兩碑而實

無兩本乃嘉靖之末忽假為政始石經變置原文與五經之所傳者參易殆遍而甬東豐氏為之發藏海鹽鄭氏為之覈實戶曹進其書黃門勒其字揣其意似亦不慊于程氏之所為而思奪其說乃故託為古文以勝之使世之好事者可以去彼而從此而不知其亦愚矣然且其所改經本本後程氏而既名古本則其所以正之者反不在程氏而在此本何也以其所改雖後起而改之之名反在先也君夫既改之而

又補之則何為哉張氏仲誠曰古文錯簡何處蔑有獨不宜有所闕失而重賴于補且其所闕失者則又入學之要功也夫功之要者雖謚不闕况要之尤要他○不○之○闕○而○獨○闕○于○是○亦○可○怪○矣○及○觀○語○類○則○致○知○之○傳○朱○子○補○之○而○亦○若○悔○之○其○答○胡○氏○書○有○云○聖○學○惟○用○敬○耳○向○謂○先○致○知○而○後○用○敬○殊○不○其○然○是○必○于○小○學○中○灑○掃○應○對○之○時○涵○養○用○敬○以○先○于○格○致○而○後○大○學○可○言○焉○其說見後夫祇此聖功初以為首在窮理不在用敬當加格物于誠意之先而補之大學既

又以為首在用敬不盡在窮理又當加誠意于格物
之先而暗補之小學則猶是闕失而既補其文于文
外又補其意于文之文外將見從入之途不得之前
人之傳而僅得之後人之補救且不仁得之後人之
補救而必隱探之他書暗寄之別錄而竝不使八學
之文之得以自見于經傳豈列聖相待之意哉且夫
格致之文固具在也昔者陶氏石梁嘗解中庸求不
偏之旨而不得曰豈有量地裁步而可以處中者乎
既而讀嵩怒哀樂之文始恍然曰中之義中庸曰解

之矣子讀大學以為格物致知安有如後儒之紛紛
者乎既而讀此謂知本也謂知至之文亦恍然曰格
致之義前聖自解之矣漢儒校經首禁私易即禮
記子貢問樂一章明知其簡而仍其故文竝不敢增
損一字而周書武成所謂無今文有古文者即簡篇
錯互未嘗敢擅為動移而但為之參註于其下以為
校經當如是耳向使大學果有錯誤苟非萬不能通
亦宜倣漢儒校經之例還其原文而假以辨釋況其
所為錯誤者則又程改而朱否兒改而弟否者也夫

嚴父報讎子且行劫展轉效尤焉所辰賴自偽石經
出而不得其由且有罪廣松而疑莽歆者矣其說見後
卷萬一後儒繼起復如程朱者三人而六經之存已
為僅事即不幸而莽歆當時恃其權力以藉口于儒
者之恒事乃大肆其志必自快其無忌憚之私而後
已則秦人之火豈在多乎因搜列舊文略證諸說而
全列四改文于其後曰大學證文若元明改本約十
餘本不能全列第舉其行世者五本附之曰可從此
睹其槩焉

大學

此禮記四十九篇之第四十二也漢初高堂生傳
禮十七篇后蒼校之曲臺此儀禮也劉歆傳周官
于杜子春即周禮也惟劉向所考五禮梁人戴德
戴聖刪存其書為四十六篇馬融又增入三篇名
曰禮記而大學在其中焉若隋志謂河間獻王原
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劉向
取他記增倍之今皆不傳
舊以易詩書春秋禮記為五經易詩書春秋禮記

樂記爲六經易詩書周禮禮記儀禮春秋三傳爲
九經易詩書春秋三傳禮記周禮儀禮論語爾雅
孝經孟子爲十三經然又有以春秋諸經爲大經
孟子論語大學中庸孝經爲小經者則大申論語
孟子在漢唐早已單行不始宋儒作四子書也宋
仁宗天聖八年曾以大學賜新第王拱辰等惟爾
時已有專本故可取爲賜觀韓愈原道獨標誠意
卽在唐世已專行其書可驗耳
舊稱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

記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
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
三年問荀卿所著樂記河間獻王諸生所輯斷無
妄逞臆見可曰某人作者若大學舊亦稱爲子思
作則見鄭端簡古言與唐氏奏疏有曰虞松校刻
石經于魏表引漢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于宋懼
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
中庸以緯之則亦指爲子思之書第鄭註不言而
孔氏正義亦未明指則尚未敢信耳若止菴楊氏

作大學四體文有云賈逵數語在他書所載有之亦傳聞偶爲之言夫不信其書則已矣旣曰有之又曰偶爲之言則明代去漢甚遠何以知逵爲傳聞爲偶言此仍是憑虛逞臆之語豈好學君子所宜有焉

是書在五經禮記竟削其文至今猶幸見真本者藉十三經中鄭氏註耳明嘉靖間王文成公刻古本大學當時文士在官者自中及外稱明代極盛之際尚相顧貽聘竝不信大學復有此本可爲浩

嘆第其稱古本則原無今本可爲匹偶不如直稱大學二字爲當今按鄭註孔疏不分章節但以大學之道起至止于信爲一截子曰聽訟起至末爲一截此亦不得已而爲署註之地與兩截分章不同故不具錄

漢制分古學今學考正大義辨析疑異爲古學設科射策勸以利祿爲今學古學各有師承不得同異違者加非聖悖師之律若今學則更端發揮彼此角互統不爲害以重在義理不在文字也若明

代則設科對策嚴立令甲至考古家講析剖辨則
人自爲說分爭植棚視爲固然是以應舉之外紛
綸立論與漢制正反第古學師承只在訓詁至經
文字句稍或移易便膺大戾而明代諸儒競作改
本致輕薄士子有以納粟太學生爲大學生者以
其訛舛可彈摘也嗟乎何以致此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
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
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
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
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
而后天下平

大學一書自爲首尾竝無節次註疏舊本以大學
之道至止于信爲一截此爲分註非分節也惟蔡
氏乃直刻禮記模仍照註疏列此本以大學之道

至此爲一節統起也自天子至末之有也爲一節
疏格致也高忠憲嘗取以註古本大學今蔡氏于
伯傳乃置書見子伯所著古學通纂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
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王心齋氏語錄有云格物者格其物存本末之物
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世以其爲姚江之學
而非之見江西楊氏所著四體大學夫姚江以格

物爲正物爲去欲而心齋不守師說故爲是言反
追咎師承原屬鹵莽及禾中朱檢討竹垞于京師
藏書家得宋黎氏立武所作大學發微有云格物
卽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卽知所先後之知蓋通量
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爲用力之先後耳夫物孰
有出于身心家國天下之外者哉天下之本在國
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發爲
意此物之本末也誠而正正而修修而齊齊而治
治而平此事之終始也本始先也未終后也而曰

知所先后者其究在乎知止而已則其說原有來
慙非私說也其既山陰劉先生講學戴山曉示門
徒亦如所云然後喙息今姜氏所刻劉子學言明

載其語立武字以常臨江人官國子司業嘗以講

學受門徒為宋末儒者號元中子

明郝京山敬刻禮記通解具于

大學知本節曰物有本末即格物知所先後即致知姚承菴舜牧刻四書疑問目知本即知先知本至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

蔣氏道林謂大學之道必先知止而其功則始於格物格物也者格知身家國天下之渾乎一物也

格知身之為本而家國天下之為末也格知自天子至庶人皆以修身為本也

湛甘泉親學嘗謂學者云大學古本即以知本為

格物知本者知修身也然則格物亦第知修身為

大學要功耳安有從修身外求致知者

莫非物也而身為本莫非事也而修身為始故知

先即知止知止即物格知止能得即物格知至何

則知本故也此羅氏念庵語

大學只是一章書羅氏近溪格物只一物修身是也致

知只一知知本是也孫氏鍾元問答大學兩此謂知本一

是修身一是誠意然誠意正所以修身也知者知

此而已世培先生集

纔知反求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又曰千變萬化

有一不起化于身者乎千病萬痛有一不起痛于

身者乎此處看得透謂之格物謂之知本故曰此

謂知本此謂知之至高忠憲公東林講義

知修身即行修身則知與行一若知外物行修身

則于修身分上尚欠一知字張仲誠白龜圖示學者說

睢州湯潛菴斌嘗以侍讀學士八起居注與施愚

山李石臺二侍講論格物之說潛菴曰窮理固無

害不知大學格物果是窮至事物之理否時張編

修烈在坐嘿不出一言次日作書數千言詆之潛

菴不答又次日于史館相見謂曰昨欲奉裁以窮

致物理無暇故小緩耳各揖而退此康熙壬戌年

事

說文格木長貌又式也正也木長故有式義式故

有正義論語有恥且格孟子格其君心之非書云

惟先格王正厥事又曰格其非心禮記曰子曰言
有物而行有格也註行無踰矩爲格亦規正之義
故文成謂物是意之所在格是格其不正以歸于
正皆主此解如禮之扞格則音洛字音義俱異他
如格鬪格殺阻格皆後來語于古文語意不類蔡氏

四書
模

格有數義玉篇云格至也爾雅云來也至卽來意
書曰格爾衆庶故註疏訓格物云格來也物猶事
也其知于善深則來善物其知于惡深則來惡物

俗學誤以未之有也爲一篇絕語遂疑此謂二字
不接試平心從上文讀下便自了了然此地不得
著註語者以下文緊接誠意無斷處也此聽齋學
錄中語

魏文靖公爲松江教授時講學神山神山卽佘山
也曰大學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則家國天下末
也又曰德者本也則親民末也格物者格此而已
格之有主卽爲知止格之有序卽爲知先格之有
要卽爲知本時學者疑非傳義文靖從容曰此非

試場且可論學前輩之言婉而切如此

吳江朱氏愚菴與楊令若論大學補傳書有曰哀公問曰誠身不過乎物天下國家皆物也身心意亦物也意何以誠心何以正身何以修即格物也格物之本則于身心意求明德之事格物之末則于國家天下求親民之事愚菴書亦有致知即致知止之知格物即格物

有本末之物語

李善文選註引蒼頡篇格量度之也廣韻亦然蓋從修身一量度間便謂知本

若文成以格為格正之格則本說文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是也特文成又有格去物欲之說則本老司馬溫公扞禦外物解但扞格之格與沮格之格俱音閣如學記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史記廢格事漢書太后議格唐書其議遂格皆讀作閣是也至若朱傳解作窮至則至自然字不甚着力窮而又至反覺矯勉故朱後為字書者如元人黃公紹輩皆迎合朱子之意而又為小變改作窮究然亦後來之註非古義矣朱子借古義至字而加

窮字後入取新義窮字而去至字不如據玉篇廣韻諸書作量度解為安或謂天壽平格格字有窮極義不知平格與神保是格矧曰其有能格俱作

感格通格解不必強合徐氏仲山資治文字雜論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會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

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

又曰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謂知本本者謂誠其意也禮記注疏鄭氏本注疏自瞻彼至知本此廣明誠意之事孔氏類達正義

大學誠意中庸誠身誠意在慎獨誠身亦在慎獨

故是千聖一理范氏允大讀書錄

古人入大學始得讀大學之書元子曾子庶人之子一也其書頭緒雖多只須理會修身為本四字所謂修身為本亦只須理會誠意二字迨夫意已誠矣身則修矣而後平日所格天下國家之物與所致齊治均平之知乃得左右逢源舉而措諸皆為實際若單講致空虛之良知與博通事物之名數其于大學之道相隔千里吾黨何取焉陳石菴會語支

言

汝南陳氏耀文問辨錄云注疏前句此謂知本云
本謂身也於後句此謂知本云本謂誠其意也此
正相應處又云本末終始原非條件只因本字遂
謂之釋本末然則又以何者釋終始耶又曰康誥
以後皆與誠意相引伸而朱傳曰釋明新止善夫
格致誠正修明德之事也齊治平新民之事也知
止定靜安慮能得止至善之事也既已備言之矣
而又釋之何居此三段皆見
經典稽疑

上蔡張氏洙白龜園問答曰只一誠意而列聖所
云明新止善之理俱備焉則誠意要哉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
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
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
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
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
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放惰
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

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
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
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誠教於
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
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
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
國與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儆
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
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

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
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
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
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
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
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
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
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

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
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
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
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詩
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
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
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
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
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
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
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勇犯
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
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
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是其口出寔
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
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
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

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
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
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
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
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
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
以身發財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
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
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

不畜聚斂之臣泉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
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
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
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
也

西河合集
明堂問目

卷全

明堂所始
十二堂
重屋復廟合宮
明堂不與寢廟同制
五室不交事四維
十五坐二配
明堂是九宮不是洛書
明堂本黃帝九宮

九室五室之辨四條
負辰不在戶牖問
明堂非宗廟路寢
明堂可以為廟學
五帝上帝並祀
文武並祀
明堂宮位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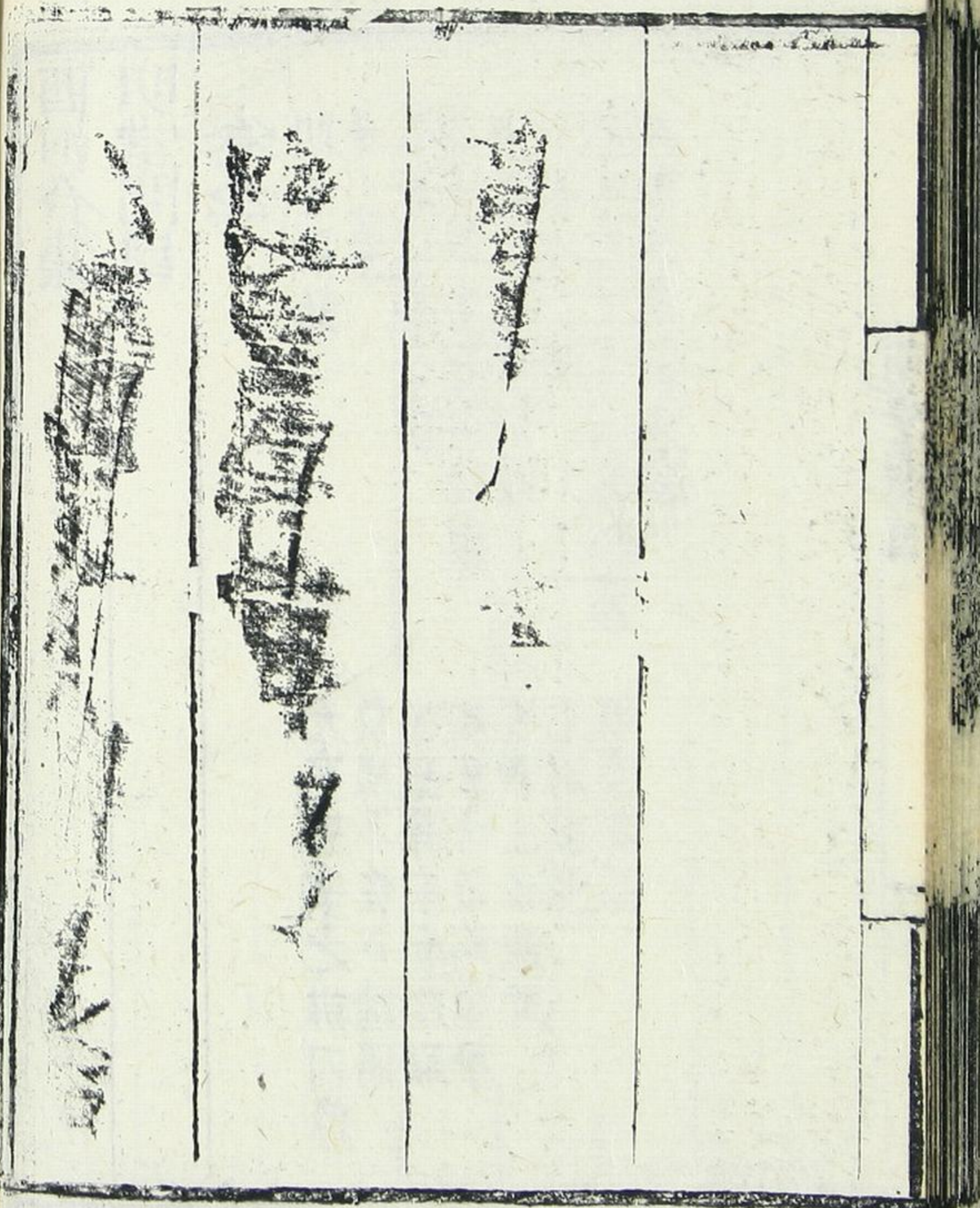
字晚晴稿
又名姓稿

王錫百明較
盛唐元白較

明堂問

姜堯問周之明堂倣于何代見于何書其作此堂何所施用且其制何等相傳有九室五室之辨可得聞乎

明堂自昔有之古名蒿宮亦名明庭黃帝名合宮堯時名衢室舜名總章夏后氏名世室殷名重屋周名



明堂其稱名之文則見于孝經孟子左傳周頌大戴禮禮記家語考工記荀子呂氏春秋及明堂月令諸說其所施用則一享上帝一朝諸侯以別尊卑一四時迎時氣一十二月朔各就其堂聽朔以頒政治一巡狩年四朝諸侯于方岳之下王方慶所謂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是也第其制則歷考諸經不甚相遠而解之者有不同

據大戴禮盛德篇明堂凡九室縱三一室而有三室而有四戶八牖以九室乘之四九三以茅

蓋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堂外水明堂月令篇赤綴

戶也白綴牖也言戶堂高三丈其地高三丈東西九仞八

日初衡七十二尺南北七筵九尺日筵縱九室十二堂以四

作八個為四戶八牖宮三百步合墉門為宮六尺日

在近郊三十里孝經經緯明堂月令青陽左个東北室

右个分作兩堂此正九室十青陽太廟正東青陽右个

二堂也中一室名太室不用明堂太廟正南明堂右个西南總

章左个西南即明章太廟正西章右个西北立堂左

个北西即總立堂太廟正北立堂右个北東即青明堂

月令

二

位有申階阼階西階東門南門西門北門此在辟應

門此又在南門外則家語孔子觀于明堂觀西門墉

四門環則其制大約以一百四十丈之宮築高三丈

以墉則其制大約以一百四十丈之宮築高三丈

古以明堂即靈臺其址甚高縱六丈三尺衡七丈二尺之堂立三

十六柱每室四柱合作一屋而蓋以茅分九室十二

堂施三十六赤戶七十二白牖上圓下方九衢八達

堂環以水水環以墉六階前三階三五門此在西漢

諸儒無異詞者

自周禮出劉歆取考工補冬官之闕而考工于匠氏

一職記軌步之制因及明堂有云夏后氏世室五室

說見九階前三階三四旁兩夾牕即四戶白盛皆白

殿人重屋四阿下四而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見東西

九筵八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高九尺五室凡室二筵

室一其制頓與舊異而淳于登作五室之說則又

云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

事交于中央土金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

北則其所為五室者又不在四正而在四維大不可

解

其後鄭玄註三禮王考工說反謂大戴所記創于秦相呂不韋之作春秋並非古制而主大戴者極訾康成所註悉本淳于登月令異義而有乖正論于是九室五室互相譏訕竟成門戶而經愈晦矣夫考工所記最重匠氏而旁及明堂原非溯創制本意故其所記者詳于軌步而略于體制其但云五室而不及九室非謂室無九而但有五也以爲明堂陰陽全在五室行饗祀方明特尊五廟第稱五而九在其中五舉其要九推其全也猶之但稱室而个在其中太廟太室

五據其正四維八个四居其偏也是五室九室在盛德考功原未嘗異而康成悞解遂致以一家之言而邈若河漢故有不敏之徒墨守五室而必不通者予嘗詢之曰請問所謂五室者爲一列乎爲參列乎一列則五不能九猶之九不能五也參列則縱橫交互已駸駸有三三之形况儼立中位顯分四維則在中者自必有前後左右而在四維者必不能于兩維之中無所間也此則五之必當爲九者也又問所謂五室者爲五蓋五載乎抑一蓋一載乎五蓋五載則欄

各爲欄宇各爲宇五不能爲九猶之九不能爲十二也一蓋一載則有五正者斷無割四維而另爲一蓋而有四維者又安能缺四正而獨蓋此一中四角之椽題以成此一屋也此則五室之斷不能舍九而自爲五者也然則五卽是九九卽是十二古未嘗誤而康成誤之况康成既註五室定四維位而其註明堂註月令又明見有太廟五室列在正位且又明分八不割作十二其註明堂月令又親改九堂十二室爲九室十二堂則康成亦定不以爲五室是而九室非者而祖鄭之徒曉曉不已其多事乎

然有疑者竊聞北魏賈思伯五室家也謂月令九室之文卽是五室世嘗非之今先生謂五室卽九室而說又極是其故何也

九室卽五室猶之五室卽九室然而九室卽五室似甚順而實非者以其爲一畸之言也彼謂四維八個合太室卽九室矣顧青陽右個卽明堂左個明堂右個卽總章左個以是推之則雖有八個仍四室耳四室合太室非五室乎然而青陽明堂總章立室其爲

太廟者安在彼亦知青陽明堂之當有左右个而不
 知有太廟是但舉此畸忘乎彼畸之言也若五室即
 九室似甚逆而實是者以其為周通之言也五方五
 廟是五室也然廟必有个以八个而合四室則九室
 也其稱九室為五室五不少減以室中有个也稱五
 室為九室九不加多以个即在室也是以考工稱五
 室大戴稱九室月令稱十二堂裴逸稱一屋其義一
 也此周通之言也

張南士曰九室稱五室猶九宮稱
 一宮九卿稱六卿耳非數減也

然而五室即九室猶是室也若九室為十二堂則

非室也而堂矣然且明堂月令舊文為九堂十二
 室而康成檢較古本謂當是九室十二堂而因而
 改之則堂之與室明有分別說者謂九室之外又
 擴一層于室外謂之為堂又或謂室外露處即是
 堂以堂註堊殿舉明堂之址為言考工所云堂崇
 一筵者是也二說何如

曰皆非也堂與室自有別然堂在室外不在室以外
 大抵以一宮之制為言則門後有堂堂後有室判作
 二重而以一室之制為言則階後有堂堂後有室即

一堂而判作三限。故鄉射禮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湄，謂棟後爲室，棟南架梁以前卽是堂，是以爾雅云古者爲堂白半以前虛之謂之堂，半以後實之謂之室。則此十二堂者卽在九室之中，而室必近內，堂必向外。其在四正則近太室，一半皆爲室而向外，一半皆爲堂在八個則近太廟，一半皆爲室而向外，一半皆爲堂。是室雖非堂，而堂不異室，徒以享祀當在內，而月朔聽政必當向外，故九堂十二室必收九室十二堂非有他也。是以張衡東京賦乃營三宮布政。

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

明堂之隘羣書皆然，此固無容議者。漢後儒者自據一理必以陋腹疑古制，皆滅經之端，不可長也。窮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即明堂位，文明堂既如此，其隘而明堂位文又自有負依一語，見于篇首丈八之地，旣不能加而斧戾八尺，又不可減此種矛盾與鄭無涉而不知純乎康成之陋者，彼不從戶牖之間四字一思之也。夫戶牖何有間也？王朝之制以棟後架梁之北畫之爲室，而室必戶在東而牖近西，是以天子

設屋必負之東戶西牖之間而畫斧其上謂之斧扆故爾雅釋宮曰戶牖之間謂之扆而尚書顧命亦曰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鄉此以戶牖之間當屋極正中。可以為南面之地故云然也。今明堂每室四戶八牖戶不在東牖不在西。安所得戶牖之間而居之。且斧扆南鄉所貴中設此戶牖之間不中矣。且王寢一戶一牖祇一中間故但云戶牖間而已無他事何則祇此戶牖間也。今一室有八戶牖間矣。吾即以兩面較之試問其所設斧扆當在東戶牖間乎抑西

戶牖間乎。此康成叵通之極事也。故曰經不誤而解經者誤之也。若李謚所議則猶是常談也。然則明堂負扆如之何曰設扆于太室北戶之前而已。戶雖不足室則有餘矣。

然則三代以上說尚難明秦漢以下益不可信乃明堂之制在漢武魏文諸君偏議考復而究其所事者但設樓觀以為侈美且有樓上祭天樓下聽政之說此何據也

此據考工記殷曰重屋之言而誤用之者也。夏殷明

明堂
堂原不可考其名重屋亦不知何義乃釋者以明堂
位復廟重檐爲解則重檐者但重其壁材之檐而復
廟者卽上下復屋也復屋則樓矣是以漢武東封欲
造明堂而濟南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其制爲一殿
四面無壁而上有樓以茅葢之而通水以環其宮皇
帝從複道登樓祀天其制極不經但黃帝原有合宮
在泰山下合宮卽重屋別名公玉帶齊人或有所本
且其時方士又有言黃帝作五城十二樓以迎年者
五城卽五室十二樓卽十二堂也黃帝草昧或爲此

班常複廟重屋八房九房而薛綜註云房室也謂堂
後有九室也此確証矣若謂九室之外重擴爲堂則
考工月令皆曰南北七筵東西九初南北僅六十三
尺東西僅七十二尺而但以南北三室計之每室二
筵則三室六筵已共有五十四尺兩向所餘不過四
尺五寸耳以四尺五寸之堂階度之一步尚不足而
欲跨廉而聽政毋論有屋無屋萬無此事若謂堂是
露地則尤爲無據晏子春秋曰下之溫濕不能及上
之寒暑不能入果暴露則寒暑得入之矣雖張揖廣

雅云堂堊墀也白虎通天子之堂高九尺皆指堂址
言然堂址一耳有十二址哉

獨是明堂過陋世多疑之嘗考北魏羣儒多議堂
製而李謐有云凡室二筵丈八地耳口牖之間則
不踰二尺矣乃禮記天子負展南面而立鄭玄註
曰設斧扆于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
廣八尺講斧文于其上卽屏風也夫以八尺之屏
置二尺之間亦已通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
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縱使全以置之猶曰

惟唐之事總未可知但後王不當效法耳是以唐貞
觀議禮尚書豆盧寬等皆有複道登祭之議卽侍中
魏徵亦言五室重屋上圓下方上層祭天下層布政
前世儒者言雖異而義實同獨孔穎達非之以爲古
有明堂並無明樓其說甚正然重屋之說則見本考
工不盡方士邪說也或云明堂古亦名靈臺臺製甚
高故考工明堂崇止九尺而月令原文有云高至三
丈者以三丈之上而加以殿宇卽是重屋五室十二
堂卽可稱五城十二樓故服氏謂人君入太廟視朝

天子稱靈臺。在明堂之中。則明堂重屋不必真是復屋。或以其址高言之。亦未可定。但周制不如是耳。

則是明堂重屋。古今異制。况宗廟路寢。尤有分別。而大戴盛德謂天子宗廟。天子路寢。即是明堂。不幾溷乎。

曰此非盛德之言也。說盛德者為之也。盛德云。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又云。此天子之路寢也。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推其說。謂明堂既祀文王。如孝經所云。宗祀文王于明堂。則明堂即文王廟矣。故

明堂玄堂青陽總章皆稱太廟。蓋謂此亦太廟。非謂此即太廟也。若夫路寢則凡天子所居處皆稱大寢。此既據以朝諸侯。在內朝曰南宮。在外朝曰南門。則亦一大寢。而愚者忿爭。謂明堂豈是太廟。豈是路寢。夫盛德篇是古經。大戴是言禮之儒。豈不知朝在國中。廟在朝左。而妄以國外之一堂認作朝廟。雖愚不至此也。此固不必爭也。

然則考工謂天子太廟。天子路寢。與明堂同制。則如之何。

此卽康成誤解考工之顯然者也考工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何曾謂世室是太廟重屋是路寢乎考工以爲三代明堂名異實同雖軌步不齊而形體則一故但記其堂階牕戶之式于夏后氏之下而殷周制度並不之及以爲同此物卽同此志世室重屋總是明堂實非謂夏后宗廟殷人路寢與周人明堂同一制也自鄭氏不善解經見春秋有世室屋壞之文遂謂世室是宗廟見明堂位有複廟重檐天子廟飾之語遂謂重屋是路寢不知海蟲可名龍

七宿亦可名龍龍見于井不必智井有蟲也若謂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則不通之甚路寢宗廟其制自同不惟朝廟一體原無大別卽當時宮室規撫不過如此惟明堂則特造異制爲不同之極故漢唐以後歷代靡擬皆莫能彷彿而漢後眇儒辨其不同者僅僅以東西二房與四維四个相校差忒殊不知堂階牕戶正其制也欲辨其制當卽其所云五室九階四戶八牕明校之夫明堂五室則必于一壑之上而區分爲五今廟寢橫分之則曰兩楹之間曰東階西階

從分之則殿後為堂。楹後為序。棟後為室。凡五架之棟。次日楹。次日殿。不能區割為五也。若明堂九階。則前面三階。三面各二階。廟寢則前面惟阼階。實階。而無中階。三面惟東垂一階。西垂一階。北一階。各側階共五階。截然不同。至于戶牖。則廟寢在棟後之室。祇一戶。在東。一牖。近西。故斧展之設。祇在一戶一牖之間。而明堂五室。四戶八牖。已有二十戶四十牖。而謂相同。則齊萬于一。而不知其徒自欺也。又况圓蓋方載。垣門四達。嶺覆以茅。周環流水。四嚮五色。戶牖外設種種。

形製無一同也。

乃又有謂明堂可以為宗廟。又可以為辟。雖如蔡邕章句之說是。與非與。

此則自漢迄今。無不以蔡邕為非是者。而吾不謂然。此非故為是矯異也。明堂章句云。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惟人君南面。故以明堂為名。其在五堂之中央者。皆名太廟。凡饗射。養老。教學。選士。皆于其中。故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周水。

月堂月
園如壁則曰辟雖各異名其實一也推其意則謂明堂虛位當祭帝時可爲祭祀當養老饗射時可爲校學是以其制有似廟者廟與堂堂是也有似學者圍水爲辟雖是也此言明堂可以行廟學之事而非謂廟學諸事當盡行之明堂中也後儒強曉事如袁准輩則又爭之據准云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于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夫明堂享帝比之空壇卽祀文王亦並不設主置匣如

廟室藏祏而曰宗廟之中鬼神所居固已非理且時而享帝自不飲射時而飲射自不饗帝乃曰人鬼慢黷生死交錯一似饗帝飲射並行其間者此是何說且饗射養老亦偶一舉及非謂學已廢棄凡學所有事盡責之明堂之間如所云獻馘獻囚瘡痍流血皆不在類宮而在明堂此在章句未嘗有此言而准自言之且准重廟祀謂不宜饗射則賓觀燕饗古皆在廟卽所云囚俘截耳祗受成一節當在學而要之軍行之始造禰命祖則大鼓廟門必習射三發擊刺三

行而後出。是明明太廟。初未嘗不著攻殺之形。明堂有此。亦何足怪。况並未以此也。若又云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質也。則不知明堂所用。原非一事。天子一歲十八度。臨幸不專爲祭祀一節。則建旂乘輅時時有之。何必以幸學爲辭。且淮不讀月令乎。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服蒼玉。如是者一十二度。恐非茅茨土階所能却也。若又云夫宗廟者。鬼神之居也。祭天而于人鬼之室。非其類也。則公然以明堂爲宗廟。爲人鬼之

室。不當饗帝。此在開口已辨之。准爲複駁。吾不必複辨。但此不足難章句也。夫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孝經之言也。我將我享。文王配天于明堂。周頌之言也。季秋之月。居明堂。以大饗帝。月令之言也。伯喈漢儒。欲不饗帝于其間。得乎。至又云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在于廟。而張三侯。又辟雝在內。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則竟以明堂爲宗廟。且以明堂爲闕門之內。之宗廟。此其人原在夢中。不必與辨。然但以明堂言之。雖堂墜之上。南北七筵。

東西九筵極爲隘陋而堂下有辟離辟離外有四門
四門外又有應門此其地在國外近郊三侯之張定
有餘隙且堂下環水稱曰辟離則其規制原與學校
相表裏故戴德謂明堂辟離是一物而古易傳太初
禮記保傅諸篇皆以東西南北四學爲古明堂之制
卽劉昭引魏文侯孝經傳云太學有中學明堂之位
也亦皆以五室卽五學爲言故晉穆帝時將釋奠大
學以學在水南相去稍遠遂借明堂中間作太學以
設祭則當時儒臣固亦有略知其意者蔡邕宿儒言

必有據凡准所說俱乖大義而唐宋末學每誦其言
以爲快吾不解也

若然則明堂饗帝禮有固然乃不饗上帝而饗五
帝且又不饗五帝所居之正室而反取四維已可
怪矣且據其說謂水木用事當交東北木火用事
當交東南夫不取專事而主交事此何說也

此則康成之陋也按明堂所始原事上帝故本義以
太微之精升降帝庭爲言卽商書伊訓亦以十二月
冬至祀方明饗帝而周詩宗祀明堂稱昊天其享是

以漢武初祠太乙及五帝于明堂既則于甲子朔旦
專祀昊天此皆有舊制相因仍者而鄭氏堅據已見
必謂明堂祀五方五帝而不及上帝卽月令季秋大
饗帝亦必以合祀五帝爲言則一帝五帝經無見文
分祀合祀典禮不載此固不必與辨者但既祠五方
當正五行五行者木火土金水也既正五行當專五
位五位者東南西北中也今乃遵淳于登不經之說
舍四正而取四維舍專事而取交事因有東北爲水
木交事東南爲木火交事中央爲火上交事西南爲

土金交事西北爲金水交事諸語其在後儒相爭如
北魏李謐輩亦但以乖反無據爲言而不得要領夫
既分五室則一室各有一神今乃一室事兩神則若
設祀東北所云水木之交著其所祀之神爲青帝乎
抑爲玄帝乎句芒不能與玄冥並食卽康成所云東
方靈威仰亦不能與北方叶光紀共一饗位然欲祀
一而舍一則既已交事誰取誰舍自此說出將見大
饗合祀一室應迎兩神方祀羣宮五神不能有一室
也此真康成之陋也

然則五方五帝既有正室則四維交事之說自爲不通第五室之制連太室而五則一室四廟在五方已盡之矣若祀天帝則居于何所似昊天與方帝並祀未可據否

月令五時歷祀五帝此卽五方之祀也然孝經曰嚴父莫大乎配天則宗祀配天本爲造明堂之所自始雖又曰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據周禮典瑞文似旅祭上帝不止一帝然上帝可該諸帝非謂諸帝無上帝也若月令方祀歷居十有三室則五帝有室而天帝

無有猶之七世有廟而自出之帝無有廟有以虛位爲尊者此何礙乎。

然而一帝五帝已據六筵加之配位而七矣以二筵之室居七筵之祭其能容乎

何止七筵據鄭氏謂宗祀之法坐五帝于堂上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坐五神于庭中以武王配之則儼有十王坐二配十七筵在堂庭之間此不知據何書出何典乃敢妄爲此言古稱五帝卽青赤黃白黑五帝也五人帝卽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也有五人

臣卽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也然而五帝虛名必藉人帝以實之而五方所乘各有司執如太皞乘震執規司春炎帝乘離執衡司夏類因之有勾芒祝融諸臣爲之運軸而實則一氣相依無所分別雖春秋傳謂顯皞諸子或爲勾芒或爲蓐收而祀典所載並無人帝人臣與五帝分祀之說况明堂丈八之室不惟合祀太室不得容一十七坐卽分祀四廟亦玄堂有向背明堂無出入難以行事又况四廟有堂而無庭內半爲室外半爲堂其在門屏之間祇餘四尺焉

所得自堂徂基設五神一配之位而居之嘗考漢志伊訓載伊尹祀方明以配上帝而覲禮註方明者神明之象以木方四尺而畫六采于其上上玄下黃東靑西白南赤北黑祇一木耳吳天與方帝共一木主則一主一配何地不容乃杜撰立說如此

顧宗祀祇一人今旣祀文王又祀武王何耶

宗祀配位祇開王主之如祭法宗禹宗湯類則周宣宗武今反宗文者以鎬京明堂武王旣祀文王矣至成王畢喪周公攝政則以武未禘祀故周頌我將仍

以文王稱右享而孝經云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謂此周公爲之也若洛邑明堂並祀文武則烝祭朝享原非宗祀嗣後或祀武或並祀則不可考矣漢初配高帝其後則羣祖齊配或亦周制本並祀未可知耳解辨至此已曠若發蒙無可疑矣但從來謂明堂九室卽是九宮今歷家尚論九宮而議明堂者並不之及至宋蔡沈作洪範皇極始知明堂本于洛書九疇之數稍發其義豈明堂九宮同本洛書抑亦九宮別有書而明堂九室遂因之仿其制與

曰洛書與明堂九宮截然不同明堂與九宮則確有原本但古有黃帝九宮不可考矣惟易緯九宮法則尚可得而指計者何以言洛書非明堂九宮也洛書古所傳書鄭氏所云洛書有六篇是也今亡之久矣是明堂與洛書毫無關涉惟九宮之法見于東漢緯書而其時張衡傳中亦載其法至宋道士陳搏妄指九宮圖爲洛書傳之劉牧邵雍之徒而蔡沈無識因推之爲洪範皇極以孔安國劉歆俱有龜負洛書禹因之以演九疇語也實則洛書洪範彼此各異若九

宮則全非洛書九宮祇見于易緯乾鑿度一書而乾鑿度備載其法乃卽于九宮篇後隨曰洛書摛六辟日以立歲紀與宮法異則九宮非洛書可知也是以張衡奏疏盛稱九宮亦復有河洛六藝篇名別見疏內彼傳其法者說尚如此則蔡氏子爲不知本矣若明堂之九宮則自昔有之少時讀大戴盛德篇其中載明堂月令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文共九字茫然不曉遍以問學人不識也卽漢後諸儒凡議明堂者五九兩家千百成文俱不曾及此九字乃卽此

易緯九宮法而于以核之大抵其法謂太乙天神下行八方八方者八卦也但八卦方位與夫子說卦不同一行北方爲坎宮二行南方爲坤宮三行東方爲震宮四行西方爲巽宮四正旣遍至五而休于中央之宮卽太乙宮也乃又自此而六行西北爲乾宮七行東南爲兌宮八行東北爲艮宮九行西南爲離宮四維又遍至十而升還于紫宮卽天乙宮也行從水始去從火終四正則肇于中男而由母而長男而長女四維則訖于中女而由父而少女而少男而總之

爲陰陽之數其爲陰陽之數者何也老陽數九老陰數六合之爲十五數也少陽數七少陰數八合之亦十五數也乃以九宮法推之其在南一層西南離宮離數二正南坤宮坤數九東南兌宮兌數四合二與九與四亦爲十五明堂所謂二九四者指南一層言也所謂南三宮者是也在中一層正西巽宮巽數七中央中宮中數五正東震宮震數三合七與五與三亦爲十五明堂所謂七五三者指中一層言也所謂中三宮者是也在北一層西北乾宮乾數六正北坎

宮坎數一東北艮宮艮數八合六與一與八亦爲十五明堂所謂六一八者指北一層言也所謂北三宮者是也據盛德篇說以爲明堂所始因朱草生庭自朔至望日生一葉凡十五日而十五葉生自望而晦日落一葉凡十五日而十五葉落原以十五記陰陽之數而九宮闡之然且西縱一層合二七六爲十五中縱一層合九五二爲十五東縱一層合四三八爲十五西南與東北邪互一層合二五八爲十五東南與西北邪互一層合四五六爲十五縱橫交互無非

以八卦合陰陽之數雖其說實見緯書然緯書後起而大戴盛德則西漢武宣間早已有之此非緯言所能造者且成帝校書時原有明堂陰陽篇在別錄中正言此陰陽之事是以周公營洛邑相陰陽而開明堂九字之訣定有所來而惜其書不一傳也考梁之七錄有黃帝四部九宮五卷隋經籍志有九宮法一卷而其書並亡故律歷卦候每有互相推發者亦偶作引據而其說稍近方術世鮮稱述至陳搏道士不知從何處拾得一圖而不知其說妄指爲洛書而祭

沈遵之反疑是圖爲明堂所始然且全不知是圖之爲九宮而方術別傳亦仍有九宮法傳于歷家如今歷中所載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者亦並諱其爲九宮而以爲洛書然而蔡氏洪範與歷家紫白皆盲人瞎馬可爲千古發一笑者彼但見是圖爲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其書之定宮位行方所協卦數者皆未之見因自取說卦方位強相配合遂以戴九爲離右七爲兌二肩爲坤四肩爲巽夫坤九離二巽七兌四此不易

之數也坤南巽西兌東南而離西南此偶易之方也
今不知方之已易而乃悖其數以就其位不知數之
必不可易而乃襲其位以大反其數則其所爲向背
生尅順逆來去一槩乖錯而欲以之定陰陽而決休
咎必不得之理也此皆盲瞎之可笑者也

然而九宮九室必合卦位蔡氏紫白其盲瞎者以
位數全不解耳實則卦位極重先生嘗謂先天偽
學乾南坤北全非卦位豈可爲據今無故而坤南
巽西其于卦位乖變如此則必有確然一定之義

爲之解說當不徒取卦數參錯巧合之十五之數
以爲指歸不知其說可得聞乎

若以宮位言則其義有難盡者予頗厭數學而大衍
九宮則以關雎河洛說但辨其是而不窮其義遂
致大易周孔之奧與古王明堂之 意將並歇絕今
就其宮位而略爲解說大抵九宮 成卽大衍之變
也八卦無五行而大衍九宮皆今 五行于八卦之中
其在八卦方位兩皆無關而五行生成則大衍不闕
而九宮中位闕一地成此卽陳搏之所謂河圖十而

洛書九者亦卽九宮法之所云太乙至十不居中宮
而上升于紫庭者而于是九宮八卦遂截然分焉天
衍曰天一生水在北地二生火在南天三生木在東
地四生金在西天五生土在中則五行之生在正位
也地六成水于北與天一并說文云并並也一在正
也陳搏偽河圖不知并法將一六杏列在西北爲乾
北則有坎無乾有正北無西北矣餘倣此天七成火
于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于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
于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與天五并則五行之
成在四維也今九宮以天生之一居北堂天成之九

居南堂天生之三居東堂天成之七居西堂天生之
五居大安則凡天之生成盡舉而居之正位而以地
生之二居西南个地成之六居西北个地生之四居
東南个地成之八居東北个凡地之生成盡舉而居
之四維尊天也大衍南衡天地天南一層天九西南
地二正南天七東
南也餘倣此北衡地天地東縱兩天一地西縱兩地一天
中衡與中縱皆兩天兩地天地生成並無偏闕而九
宮則東南西北九室十二堂皆夾一天于兩地之間
而中縱中衡所稱四太廟一太室者則但有三天而

並無一地何則以中無十成也又尊天也然且自一而六自七而二其旋轉次第皆以三卦生成珠連而進北與西北并爲水之生成西與西南并爲火之生成南與東南并爲金之生成東與東北并爲木之生成其奇詭變幻任所參錯而皆協于法不僅僅以卦數狡僞合陰陽十五如此乃又有大要者八卦方位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其于賓主向背無不中外交刑彼我相剋明堂八鄉何堪有此今乃使南火西金互相移易卦位之所謂與離坤兌者一變而爲兌坤離

與將見南北相生東西相長四正八方皆屬生數假如南鄉即則以天九坤金生天一坎水東鄉即則以天三震木生天七與火及轉而北鄉則即以坎水生坤金轉而西鄉則即以與火生震木臆書吳氏殷所書作謂水生于金木生于火此求母于子之義用逆之道也假如鄉東北个即則以地八艮木生地二離火鄉東南个即則以地四兌金生地六乾水及轉而鄉西南个則即以離火生艮木轉而鄉西北个則即以乾水生兌金臆書所謂返火還木返水還金此歸貞于

元之義用復之道也然則九宮卦位其精義入神又如此大抵明堂九宮俱肇自黃帝雖書總不傳而黃帝靈樞經則儼然有九宮八風一篇載太乙九游之宮是明堂九字實始九宮九宮者九室也據此則世之言五室者陋矣第靈樞止行八宮自冬至日北宮始每四十五日行一宮得三氣合三八二十四氣為一周天循時序之次而由北而東北以至于西北而止北叶盤宮東北天留宮東倉門宮東南陰洛宮南上天宮西南元委宮西倉果宮西北新洛宮中招不行與易緯行九宮由北而南而東而西而中先行

四正而後行四維每行合十五數者不同法曰太乙行四維皆合于十五每四乃還于中坎一行坎北二行坤南則合四正且合十五數若一行坎北二行坤西南則非四正則九字之訣在黃帝別有其書若必非十五數矣執靈樞齋學刻舟求劍即又失之予每釋經義十九刊誤然但引其端而不竟其緒後有學者或亦從此而進來焉可已

